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连理枝

不一会儿，双方交战，邓羌是先锋，王猛准备命他出战，可邓羌躺着不起来。王猛一看没办法，就答应委任他为司隶校尉，邓羌高兴得一跃而起，然后与张蚝、徐成等披挂束甲，跃马横枪，直扑敌阵。这一战燕军大败，损失五万多人。燕军一听起邓羌、张蚝“万人王”的威名就浑身发抖。王猛率部乘胜追击，又歼灭敌军十万余人，只有燕国元帅慕容评单人匹马逃回邺城。

苏蕙听完，赞叹道：“邓羌贪图私利，临战求封，无法无天。王大人一向执法如山，居然饶恕了他。可见王大人行事并不拘泥呆板，而是处处以国事为重，在大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如果斤斤计较，走错半步就会全盘皆输。王大人通情达理，随机应变，实在是高明呀！”

“可惜，公公日夜操劳竟然病倒了。”长姐叹了口气说道。

母亲也担忧地说：“王大人是我们的福星呀！求佛祖保佑这样的好人健康长寿。我们明天就去庙里为他祈福！”

“驮商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他们都说在王大人的主政下，秦境安定清平，兵强国富，垂及升平。长安至诸州，夹路皆槐柳，二十里一亭，四十里一驿，旅者取给于途，工商贾贩于道。老百姓都会唱：长安大街，洋槐葱茏；下驰华车，上栖鸾凤；英才云集，诲我百姓。王大人是国之栋梁，佛祖一定要多多保佑他！”苏蕙说着忍不住合十了双手。

眼看婚期将近，苏蕙的嫁妆也准备周全了，姐姐们却愁眉苦脸地向母亲辞别，原来边关战事吃紧，她们必须赶回去，母女几个说着忍不住抹起了眼泪。

送走了大姐和二姐，家中一下子冷清了许多。一天，苏蕙和禾苗去漆水河边浣纱，突然发现芦苇丛中有人。禾苗看见来人像是窦滔，笑嘻嘻地喊了一声“姑爷”。窦滔不好出面，远远说了一声：“姑娘安好，我这就去也！”苏蕙羞得满脸通红，赶紧收拾东西回家。

婚事按照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徵、请期、亲迎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已经剩下了最后、最关键的一项了。眼看喜期临近，两个姐姐却不得已离开了，母亲怕苏蕙伤心，特意请来村子里的姑娘陪伴苏蕙。大喜的日子到了，苏蕙早早打扮停当，静静地等候着窦滔的到来。到这时候，她才想起自己只见过窦滔两回，两人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到两句。一时间她由喜转忧，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。

鸡叫头遍，外面的礼炮响起，苏蕙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意中人了，心儿不由得“扑通扑通”地乱跳。禾苗端来夫人亲手做的离娘面，吃了这碗面，苏蕙明白自己将要离开这个家，告别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，嫁到新的家庭里，变成大人，与母亲一样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孝敬公婆，终日忙碌。

苏蕙含着眼泪吃完这碗饱含着母亲一片苦心的面条，门外鼓乐齐鸣。禾苗给她盖好盖头，苏蕙什么也看不见，忐忑不安地坐在屋里。不一会儿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她扶起，轻松地背到了背上。这背好温暖厚实，隔着光滑的丝绸，苏蕙嗅到了一种青年男子特有的味道。窦滔一口气把苏蕙从厅堂背到了大门口，安放在大花轿内。

“蕙儿呀！”听到母亲的呼唤，苏蕙连忙从轿内探出头来，母女二人抱头大哭。这一哭，旁边看热闹的、送嫁的也都眼睛一酸，跟着哭了起来。

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女孩子出嫁等于二次投胎，婆家人好了就一好百好，万一遇上了待人苛刻的公婆，刁钻难缠的小姑子，挑拨是非的妯娌，风流成性的郎君，阳奉阴违的下人，再高贵的小姐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。村里人看惯了新嫁娘的种种境遇，都希望窦滔能善待苏蕙。因为苏蕙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，她是织女星下凡，是远近闻名的女状元，是村里人人喜欢的好姑娘。

哭嫁，也叫离娘泪。如果姑娘出嫁时，母女不流泪，说明母女感情不深。姐姐出嫁时，母亲伤心难过。今天轮到自己了，她一想起从此以后难得见母亲一面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母亲一人操持，而自己将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家庭……苏蕙越想越难过，越哭越伤心。陪嫁丫鬟禾苗也哭得珠泪涟涟。

周礼有赶天明把新人娶回家的讲究。众人一边哭，一边劝说，苏段氏怕耽搁了吉时，好不容易止住了泪，又亲手给女儿补好了妆，再叮嘱了禾苗几句，这才含泪向女儿告别。

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格桑不便一味反驳，只在心里嘀咕，没再吱声。

钟秋果记起格桑没参加见面会当晚的宴席，便向他讲了讲妹妹丢失的经过，然后问：“在你扎沱本喀，有没有人收留过这样一个女子？”

胡仁济说：“特派员找妹妹找了12年，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？”

格桑说：“那时我才7岁，后来也没听说过。”

钟秋果有些失望，又想起扎西旺吉曾说他父亲顿珠也是那年出事的，便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格桑很平静，说记不得了。

格桑当时年岁虽小，但他知道父亲被害的来龙去脉。

12年前，在打箭炉跑马会上，雅卓头人丹增想收买上届魁首扎沱头人顿珠，要他故意脱靶出让射箭冠军，遭到拒绝，当晚便派罗追去行刺。罗追到顿珠常住的丁家锅庄踩点，不见踪影，又到道孚商家常住的安家锅庄打听，才知他夺冠后直接打马回扎坝了。

丹增决心雪恨，秋收结束就捎信给顿珠，说“你必须给我交纳一千头牛，划给一百袋种子的上等耕地和十处向阳草场”，并附钢针一根，表示若不照办，雅卓将发起进攻，其势如钢针般锐不可当。顿珠看后，将钢针折断，再装上一粒子弹，一起封好送还，即命管家吹响海螺集结人马。各村寨每户一人，自带糌粑、酥油、烧茶的铜锅，骑马扛枪到垭口煨桑祭祀山神和战神。愤怒的村民在河畔、山头、大路口游弋，人喊马嘶，战云密布。丹增见顿珠做好准备，却按兵不动，待对方闹闹嚷嚷折腾了七天七夜，偃旗息鼓，才吩咐罗追：“你去走一趟，把顿珠的这颗子弹还给他吧！”深夜，蒙面人翻墙进入扎沱官寨，开枪射中熟睡的顿珠，一枪毙命。幼子格桑被枪声惊醒，凶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顿珠留下孤儿寡母，扎沱部落的势力一落千丈。

丹增、泽仁旺姆对顿珠家属倍加关照，支持土妇行使本布权力，大凡小事帮出主意，在头人会议上经常为她伸张正义，令格桑的母亲大为感动，同泽仁旺姆认了姊妹。格桑17岁时，泽仁旺姆把15岁的远亲侄女曲珍许配给他。雅卓是扎坝最大部落，与扎沱土地山林连成一片，两家成了亲戚，加之有木汝老丈人撑腰，夹拖俄喜纳支持，卓泥格绒珠杰的攀附，各底头人多吉又不管事，丹增的势力更大了。

去年，格桑年满18，丹增扶持他承袭土百户职位，扎坝各头人及扎沱部落民众，都来送礼庆贺。扎沱官寨摆宴席、跳锅庄、耍坝子、说唱格萨尔，热闹了三天三夜。格桑和几个贵族子弟亲友相互敬酒，木汝头人的小儿子喝醉了，告诉他顿珠是丹增派罗追杀的。格桑听了目瞪口呆，失手把酒碗摔到地上。他回过神，捡起镶银酒碗，斟满酒，见人一大碗，喝得烂醉如泥。次日醒来，去扎沱寺请喇嘛为亡灵诵念超度的经文，点了百盏长明灯。从此，沉默寡言，不与人交往，不打牌，不交呷伊，无事就上山打猎。

钟秋果见格桑讳避父亲的事，不便再问。

退出洛古沟，便兵分两路：胡仁济赵元福马龙格桑等，继续往北去俄叠，另一路往南，贡布陪钟秋果王中回雅卓。分手时，钟秋果再次嘱咐胡仁济要厘清事实，妥善调解木汝和扎坝的矛盾，不要生出事端影响推行保甲制。

胡仁济说：“木汝娃最无理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我有办法对付！”

19.审理木汝抢劫案

胡县长等抵达俄叠官寨，已是炊烟薄暮时，头人及村长们都已到齐。

“先吃饭，吃完开会。”胡仁济吩咐主人。“狗呢，你把藏獒关起来了？”

“跑了，”扎西旺吉哭丧着脸，压低嗓子说，“我老婆把狗也带走了。”

胡仁济心里浮现出桑姆妩媚的脸蛋，把仁清明措恨得咬牙，说道：“放心吧，警察局捉住仁清明措这个混蛋，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！”

单戈热登问：“钟特派员怎么没来？”

胡仁济白了他一眼，没搭理。

单戈不识趣，又追问了一遍：“特派员他？”

“怎么，不相信我？”胡仁济黑着脸，很大爷地乜斜了他一眼。“这点小事还劳烦他！整个道孚县不都是我走马巡视的地盘吗？”

吃完晚饭，胡仁济把与会者召集到经堂立誓。俄叠官寨的经堂比起雅卓来就寒碜多了，除了有一些简单的吉祥物彩绘，没有任何华丽的雕刻装饰。

胡仁济用咏诵腔调说道：“国家的法律像箭杆一样正直，政府的裁决如巨雷般有力。本县长亲自审案，讯断结果，即为最终判决。现在，把经书顶在头上发誓！”

扎西旺吉、格绒珠杰、格桑、单戈热登均头顶经书，合十胸前，用汉话说道：“我等向佛法僧三宝起誓，保证不说假话妄语，服从裁决，决不反悔！”

念完誓约，一起到客厅开会。

胡仁济在主位上坐定，把各部落递交的状子放在面前，绷着脸像个铁面包公。赵元福伏在矮脚藏桌上作记录，马龙则扛着汉阳造步枪站在门上警卫。

胡县长伸出手，示意大家坐下。木汝和扎坝的头人在下方席地而坐，管家村长们则各自坐在自己头人身后，双方都板着脸。

胡仁济端起茶碗噗噗吹了吹茶屑，嘬了一口，拿腔拿调地说：“现在开始审理木汝娃抢劫案。所有人发言，不准讲扎巴话木汝话，一律讲官话！”

木汝和扎坝毗连，仅隔嘎山，但言殊俗异。双方头人若讲各自的土话根本无法交流，所以只能讲汉话，这也进一步确立了主持者胡县长的官方地位。

格桑注意到胡仁济把钟秋果要求调解好木汝和卓泥、俄叠、扎沱的纠葛，说成审理木汝娃抢劫案，心中大喜，而扎西旺吉听到只准讲官话，心里不免打鼓。单戈热登听说是审理抢劫案，意识到尚未开场，已处下风。

胡仁济讲：“俗话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木汝和扎坝都是道孚的辖地，作为一县之长，我一样疼惜。”他从三皈五戒讲到孝悌忠信礼仪廉耻，说要去恶从善，去除贪欲邪念，要戒抢劫戒掳掠，不恶口相向。学佛的人要像佛一样，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永远是真诚的，永远是觉悟的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……虽是官腔套话，但不如此高谈宏论，不能显现为官的水平，康人便会寻机反驳。若无答辩之智，则更被轻视。所以每每对头人讲话或是处理纠纷，必口吐莲花侃侃而谈。“现在，扎西旺吉陈述事由，格绒珠杰和格桑准备，单戈热登好生听着，他们说完，你再申诉！”

胡仁济几句话将木汝头人置于被告位置，单戈热登顿时脑子一片空白。

扎西旺吉听见让他先发言，便坐起身，右手贴在胸前弯腰向胡县长致礼，用汉话说：“扎巴有一句格言：‘扎多木给，扎穆莫者。’意思是，扎坝的石头烧不裂，扎巴人从不说假话。”他咬字吐音特别费劲。“我刚才向佛祖发过誓，要是说一句假话，喝了今晚的酥油茶，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”接着，自称身体不适，让管家代为宣读起诉状，胡仁济点头同意。

管家从十年前木汝娃到寨子抢牛羊讲起，一年年算到今年七月抢牛场，让人听了不得要领。村长们还不时插话，补充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和数据。

俄叠众人讲完，格绒珠杰、格桑也申述各自被抢劫的经过和损失，事无巨细，不厌其烦，听得人打瞌睡。

康巴区打官司最难缠，讲理说事有所谓“蛮话三背兜”之说，即指康巴人极能讲话，与人争辩各说各理，必反复三四次，而且最爱用比喻，话语滔滔没完没了，可一口气说上十天八天。胡仁济深知他们的习性，不急不躁，耐着性子听双方讲述，等到一方理屈词穷，或双方累得气息奄奄，他再出面收拾。

胡仁济端起盖碗茶慢慢品啜，渐渐听出点名堂来：三位头人的指控，都笼而统之把抢劫者指为木汝娃，而不区分是木汝部落的人，还是有木汝娃降措加入的“十三兄弟”，还是龙灯坝头人降措扎西（两人都叫降措）的土匪，还是瞻化盗贼。胡仁济也故意让他们含糊其辞，以便把账全算在木汝头上。

单戈热登听见格桑的无端指控，如坐针毡，忍不住单膝跪地立起身子反驳：“这事肯定不是我木汝人干的！”

“啪！”胡仁济如敲惊堂木用力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等他把话说完！”

县长大人一声呵斥，给扎坝的头人和村长们撑了腰。格桑立即跟着反击：“三句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像割了大家的舌头？”

单戈坐回毡垫，神情沮丧，心想胡仁济歪着嘴巴说话，这次裁定了。

太吉梅朵

◎洼西

我说县城中间的桑披岭寺，已经搬迁到城西的山坡上，远远就可以看见阳光下耀眼的金顶，只是出家人越来越少；我说新修的亚丁机场离县城只有一百公里，最险要的马熊沟公路也打了隧道，过去去省城需要三天，如今只用三个小时了，只是会错过山顶沿途的大美风光……

太吉老师凝神听着，眸子里映出晚霞。

我说硕曲河开发梯级水电，投资十几亿建起了拦河大坝，坝址就在老杨当初选的地方，只是热卡寨和那些青稞地、沙棘林都被淹没了，一排排输电塔明晃晃矗立于山野，看着让人堵心；我说拦河坝开工仪式上，政府专门为老杨举行了默哀仪式，只是在场的人大多已经不了解老杨和他的故事了；我说老杨真是个了不得的人，二十多年前就敢去想十几个亿的事……

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喝茶的间隙观察太吉老师的表情。

她并不像意料中那般情绪波动，只平静地说：“我每天都在手机上看乡城新闻。是啊，老杨的心愿变成了现实，热卡寨却成了水底的故乡。有时我想，除非我能成为一条鱼，否则再也回不去老家了！”

我打趣道：“我可记着你说过以后让我陪你回热卡寨。这么说来，我也得变成鱼了？”

她笑了：“咱们这么有缘，今生同为风中尘，来世共做水里鱼吧！”

我耳边响起一首歌——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，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……这首歌叫《默》，正应此时的景。

气氛不再凝重了。我趁机问出心中盘桓已久的话：“太吉老师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真不想回去看看？”

她说：“怎么不想？去年，在老杨祭日的头一天，我还真坐飞机回去了一次。本想去看看你们，再到桑披岭寺给故人供供灯，可刚到亚丁机场，就高原反应晕倒了，被航空公司紧急送回来。省医院的教授告诉我，如果再去高原，就有生命危险。突然之间，乡城，热卡寨，都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！”

她叹口气：“年轻的时候，我离开热卡寨，离开学校，离开乡城，每次都像在用撕裂成全自己。折腾大半辈子，从没想过有一天回家会比离家更难，连撕裂的机会也没有。”

我告诉她，这些年乡城也有很多人在省城买房养老，因为两地海拔悬殊太大，天冷出来的时候，得在海拔适中的中途住上十天半月，让身体逐步适应低海拔环境。天热回乡，又把行程反过来经历一道。他们活得就像一群候鸟，倒也乐在其中。

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也可以这样。”

她摇摇头，笑了：“再说吧！”

这回，她脸上的笑容久久没有敛去，于渐浓的暮色中，如远处楼影里稀落的灯光般迷蒙而亲切。我仿佛又与她恋人般相依，并坐于高处眺望着热卡寨，河谷里的蓝雾，草地上的微风，天边的流云，林间的鸟鸣……一浪浪奔涌而至，涌进夜幕中的都市，涌上太吉老师的阳台，把此刻，把我们，把来路与归途，把一切的苍茫与悠远，尽数淹没。

（全文完）